

陳柱著

老子韓氏說

商務印書館發行

老子韩氏说

陈柱



# 敍

道家之有老子。其猶儒家之有孔子歟。老子之後有莊子韓非子。其猶孔子之後有孟子荀卿歟。人皆知韓子之爲法家。而不知韓子之學本於道家與儒家也。韓子修老子之學。知太上之不德。又身受業於荀卿。以人性爲本惡。合是二者。故流而入於法家。嗚呼。觀乎此。可以觀學術之流變矣。老子注之最古者。如漢志所載鄰氏經傳。傅氏經說。徐氏經說之類。久已不傳。今世通行河上公本。則僞書也。予以謂傳老子之學者。莫善於莊周韓非。而韓子之解老喻老兩篇。實注老子書之尤古者。故特爲采掇其說。次於老子各章之後。而益以韓子各篇之說。足以與老子相闡發或相反證者。命之曰老子韓氏說。莊周書雖無解老之名。然太史公謂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復推茲例。讓老子莊氏說。然後道家老學之兩大派。各成爲專家之學。較然如儒家之有春秋三傳矣。居今之世。欲辨章古代學術流變。斯作也。或亦學者所不廢與。若夫韓子之與老子。其異同得失。吾於每章之末。論之詳矣。今之治國者。倘能斟酌於道法之中。明老韓之要。以虛無因應之術。行信賞必罰之法。以輔儒家視民如傷之政。其亦庶幾焉乎。民國二十七年冬北流陳柱序於海上變風變雅廬。

## 凡例

- 一、老子原文。用浙江局本。其韓子書所引有異者。改從韓子。而於原句下註明。
- 二、引韓非子原文。用王氏集解本。遇有改訂處。於句下註明。
- 三、韓子書中如解老喻老。固爲釋老子之書。卽其不引老子之言。而語有足相關發或相反證者。亦爲韓學所淵源。皆列於每章之下。以見老韓兩家學術之變遷。
- 四、每章多下以鄙見。或究其流變。或評其得失。
- 五、別有老子莊氏說。合而究之。可見莊韓兩派老學之異同。

# 老子韓氏說

##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解老〕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

下與字。今本具作俱。誤。先慎案與字衍。今據刪。俱字是。今據改。柱按具俱古今字。

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

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

王先謙曰。惟有名故可言。

故曰。道之可道。

非常道也。虞文昭曰。道下之字。凌本無。顧廣圻云。傳本及今道經無之字也。

柱按。韓非子此解最得老子之指。蓋老子以無對待者為道。而一切有對待者皆非道。對待者有無大小。長短高下之類是也。無對待則不可言說。可言說則必出於對待。有對待則大者不能常大。小者不能常小。高者不能常高。下者不能常下。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必常道而後可以謂之道。然一



立道名。則有非道者矣。則有無已成對待。而道亦非道矣。故道之一名。亦勉強名之而已。故曰強字曰道。今本老子第二十五章作字之曰道。無強字。不如韓非古本遠甚。常道卽道。冠以常字者。以見一着言說。道尙非道。況其他乎。

二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成功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有度〕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飾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

巧匠目意中繩。然而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斲。華夷而高斜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

辭勇者不能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緝羨齊奔，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感民，退詭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

〔揚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蕪，道陰見陽。

王先謙曰：道由也。由陰見陽。

謂由一己之虛靜以見四溥之動。

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

〔姦劫秋臣〕人主誠能明放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習近之臣，知詐僞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

王先謙曰：依下文而字。

當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以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

王先

據曰：依上交當有也字。

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

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以愛爲我也。

俞樾曰：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涉下旬而誤耳。下文恃吾

下不得不爲己，則天下不得不爲己，則他人不得不爲非之義也。可據以訂正。

此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以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骨肉之

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人主知之。故說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雖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王先慎曰。治要弊作。二字本書通用。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使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王先慎曰。治要無而字。而天弗詭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

〔外儲說左上〕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王先慎曰。乾道本不齊二字作賤。誤。今據張榜本改。使

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雖瘁臞猶未有益。

〔外儲說右上〕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王先慎曰。惑字失韵。疑誤。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

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前

曰。知當作和。字之誤也。和與下隨字相為韵。下文。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外儲說右下〕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



下善張網者引其網不一攝萬目而後得。一一攝萬目而後得。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八字，續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增張榜本上句不字作若，續

誤本而則是勞而難引其網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網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救火者王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

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難一〕且舜救敗。其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柱按各本舜下有有盡二字。顧廣圻云：上有盡二字當衍。四字爲句。按顧說是也。今據刪。天下過無

己者。以有盡逐無己。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

日而海內畢矣。奚待其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王先慎曰：言使民從己之令也。柱按王

字連日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庸主之所易也。將

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柱按從以上諸條觀之。韓非子之學。本於老子。而與老子異。乃可見矣。蓋老子之無爲。其函義雖多。其最

要之義。則爲與自然同功。而人未嘗知焉。故曰無爲而無不爲也。韓非之釋無爲也。則不然。一切均歸之

於法。統而言之。則爲法。分而言之。則爲刑勢術數之四者。故曰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又曰治不足而

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又曰以法治國。舉措而已。以上有度又曰有術以處之。身雖坐廟臺之上。有處

子之色。無害於治。外儲說右上。蓋以謂因法任勢。則人民莫敢不從。故能無爲也。其所謂不言之教者。則爲賞

罰之令。故曰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不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  
(雖)皆以強制爲治。顯與老子異者也。其比較近於老子之自然者。則爲任人使物。各因其宜。故曰物  
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各用其能。上乃無事。又曰。因其所爲  
各以自成。以上揚也。且其所謂法者。不可以人意變改者之謂也。故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  
者不能辭。勇者不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有度)故法之所至。無論貧富貴賤。一切平等。在  
法未變之時。始終如一。故使人不敢犯法。犯法受刑。亦無敢怨者。此亦法之所以無爲也。然則韓非之以  
法爲無爲者。法之本質爲無爲。而法之作用亦爲無爲也。且老子以道爲無爲。而韓非則以法爲無爲。道  
法自然。老子故老子以自然爲無爲。法者使人不得不然。故韓非以不得不然爲無爲。其異也如此。雖然。  
老子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謂法者。或訓爲範圍。而不敢過是也。然則自然者。即不得不  
然之謂。故老子之自然。一變而爲韓非之不得不然。

## 二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  
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二柄〕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君。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飭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人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

〔八說〕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

王先慎曰：謂不違故舊。

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

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

王先慎曰：剛材者在下而與上等。故不行其令。

行惠取衆謂之得民。

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子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不可得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

王先慎曰：令即法也。

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

翟天下之所察也。于世亂而卒不決。雖察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爲耕織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

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傳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王先慎曰：王先慎曰：所字衍。錯：旋行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王先謙曰：所字衍。柱按所字未衍。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柱按此韓非不尚賢之說也。蓋與老子異矣。老子之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韓非之不尚賢。所以使民務實。蓋老子之所謂賢者。以智識階級自異於人人。尚之云者。使智識階級者能以其勢力壓迫民衆也。韓非之所謂賢者。無用之辯人。遠功之學士。尚之云者。重其虛名。聽其言議。不試之官職。不課其功伐。而任用其人。富貴其身也。約而言之。老子之不尚賢者。恐尚賢則人人皆爭於上之所尚。韓非之不尚賢者。恐尚賢則人人不競於法之所賞。此其異也。由是老子則欲使民無欲。而韓非則欲使人多欲。無欲則不須賞罰。而民不知為姦。多欲則信賞必罰。而使民不敢為姦。不知為姦。此道家所以「以道為無為」也。不敢為姦。此法家所以「以法為無為」也。

#### 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南面〕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李劍華云。此謂無變無易。不問常古。在察其不可而已。可與不可下補而已二字則明。伊尹毋變股。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

郭偃毋更晉。王先慎曰。郭偃墨子所染篇作高偃。高與郭一聲之轉。左傳作卜偃。章杜注。晉掌卜大夫。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

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恣之行也。民惑而不知亂。上儒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

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必立其治。各本立上無必字。依王先慎說改。

〔八說〕摺笏干戚。不適會。矛鐵鈺。顧廣圻曰。適讀爲敵。柱按會矛各本作有方。孫詒讓曰。有方當爲會矛。會有音近。矛方形近。因而致誤。墨子備水篇云。元二十人。人操會矛。今本亦誤作有方。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盧文昭曰。荀子議兵篇。魏之武卒。日中趨百里。顧廣圻曰。奏讀爲湊。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王先謙曰。干城距衝。趨與趨同。

不若墮穴伏囊。各本囊作囊。據王。謂王先慎說改。古者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

有珧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

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

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

〔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巢氏。民食粟齒蟻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鯀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柱按各本作鑽燧湯武禹。今據王先慎說改。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監門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隳臚而相遺以水。

王先慎曰：說文：饑，穀以二月祭，秋食也。饑，冬至後三成。願，穀百斛。風俗通引相違以水作買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寶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

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奪土羹，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其工之戰，鐵鋸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於二國矣。

柱按老子芻狗之喻，莊子夫運篇解之，詳其言云：「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積乎而失子其竊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戶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暴者取而棄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竊臥其下，彼

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創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舟。而陸行莫如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水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騃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齷齪挽裂。盡去而後懷。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顰之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莊子此文可與老子芻狗之說相發。蓋老子之意。以爲天地無心。視萬物爲芻狗。而任其新陳代謝。聖人亦當法天地之無心。視百姓爲芻狗。今之民非古之民。則今之政教不得同於古之政教。蓋百姓既爲芻狗。爲新陳代謝之物。則所以治百姓之禮義法度。亦爲芻狗。亦爲新陳代謝之物。何疑乎。然則老子之學固不主張復古。而主張革新者。然老子以目擊當時之文弊。而欲鎮之以無名之朴。故其言曰。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民各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在老子尙反之道固似鑿者之遇大熱病而服之以大寒劑也文弊之極而救之以質此老子所以視三代之禮義法度爲已陳之芻狗也不知欲復結繩之治亦爲用神農時代已陳之芻狗而已比之三代其陳益甚矣此老子尙反之道所必至之勢也老子非不知之也以爲矯枉必過於正而後可以得正也韓非則不然芻狗古代特爲徹底蓋既受道家老子芻狗說之影響復受法家商鞅變法說之薰染史記商君傳商鞅與甘龍論變法曰民不可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又曰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又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此韓非南面篇所謂伊尹毋變殷太公無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無易齊郭偃無易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製亂之迹適民心者委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懼而不知更是治之失也云云之所本也商君書開塞篇云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尙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又曰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

湯武致讜而征諸侯。服其力也。此韓非八說篇所謂古者亟於德。中世亟於智。當今爭於力。五蠹篇所謂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之所本也。皆以明時勢之變。而三代之禮義法度。不可以復用也。其主張政治當隨時勢之降而日新是也。其專以法令爲政治。而欲盡去教化。蔑視歷史之演進。則法家之蔽也。當於後文詳之。

##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

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杜按韓子尙爭與老子不爭之旨異。詳見第五章。

##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 十一章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又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

〔愛臣〕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其主。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德注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

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營主而隆家。韓各本作營。陸下各本有圖字。依孫詒讓說改。此君人者所外也。萬物莫

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王先謙曰。韓

當作義。義者事之宜也。人君合其宜則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王先謙曰。宮之官備也。四此君人者之所識也。美不備。則國非其有矣。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王先謙曰。從當作以。以與古文从相似。因誤爲从。校者不審。又改爲從。下文皆以羣臣之太富也。與此文正一律。明此從爲以之誤。柱按從由

也。義與以近。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王先慎曰。子罕劫皆此不必改字。

類也。此各本作以。依孫詒讓說改。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

備。王先謙曰。唐雅釋詁。舊注實正也。備者未至而設之。所以遠杜其邪心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浮。舊注注。社稷將危。國家偏威。注

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舊注市梁所築。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爲藉。詩韓奕篇。實獻實藉。唐石經作實獻實藉。是其例矣。漢

武帝紀。籍吏民馬。師古注。籍者攝入籍籍而取之。即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蓋。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士卒

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偏威而談衍威字。舊注不解威字。是舊本論未衍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

庫不得私貸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舊注四鄰之國爲私交。孫詒讓曰。注說非也。此四從。四與驅通。謂劇乘也。左文十一年注。劇乘四人共車。

從謂從車。皆論貴臣隨從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兵。即稟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駢乘。參乘爲駢乘。四乘爲駢乘。二

者略同。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爲趙良所責。可證此文之義。王先慎曰。四從孫說是。舊注當在居軍無私交下。傳寫誤置於此耳。不載奇兵。王先謙曰。淮南壁形訓。高注。奇隻也。不載以從。戰國策秦軍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即此義也。惟傳通以備非常。乃得載兵甲。故下又申言之。秦衛臣民至嚴峻。此法制已然者。非之冒此。特以中其意。非傳非遞。載奇兵革。罪死不

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柱按揭韓非子之意。則所謂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天下者。謂無使愛臣太

親以危己身。人臣太貴以易主位也。危身易位。此大患也。所以貴知此大患者。爲吾有身也。倘吾無身則

無患耳。不然則安可以不知所以備哉。備之奈何。曰。明君之蓄臣也。盡之以法。資之以備。皆所以防人臣

者子韓氏說

之貴擬於己而已。在老子則爲欲全其身之神。而在韓非子則爲欲高其身之權。

###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幾。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解老〕道者萬物之所然也。王先謙曰：然。可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

之者也。顧廣圻曰：句有誤。按自上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解何文。詳老子第十四章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彼也。紀理也。先慎曰：顧說是也。道字返起理義同。故道經作紀。韓子改爲理。物有理不可

以相薄。王先謙曰：薄。道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王先謙曰：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

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王先謙曰：稽合萬物。理不變則不運。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王先謙曰：言不執一。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

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

道與堯舜俱智。與桀與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

其光昭昭。王先謙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或本今本光上有其字。今補。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

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瀾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禍成。故曰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曰字各本無。據王先慎說增。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王先慎曰。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功以處其形也。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柱按韓子云。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即釋老子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韓子云。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若水。瀾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禍成。故曰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即釋老子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夫讓一也。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亂。爭一也。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亡。故道有得之以成。得之以敗者。此類是也。必也能明古來興亡治亂之故。然後能秉要執中。以御今世之有也。韓子云。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爲物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即釋老子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也。蓋古始即道。道紀即道理。知道無常操。即爲道紀也。主道篇

云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為動之正。動上為字原作知。依俞樾說改。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解釋古始道紀之義尤明。老子云。以御令之有。何以御今之有。即韓子所謂形名參同也。

### 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孰能安以久動而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主道〕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亟掩其跡。匿其端。亟原作固。從下不能緣。緣原作原。從王孫詒讓說改。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舊注權柄不固則墓。國之月因而存矣。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顧廣圻曰。句絕。與下文或賊為韻。為姦匿。原作亞。依王念孫說作閱。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與。原作餘。



依顧廣圻說。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顧廣圻曰。刑讓爲形。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

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則樹人曰壅。臣閉其

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王先謙曰。德當作得。與上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王先

乾道本名作明。顧廣圻云。今據改。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揚權〕凡聘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舊注審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

道。溶若甚醉。俞越曰。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爲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溶之。此溶字當爲捧。說文手部。捧。動

容。一爲容兒之容。一爲動容之容。傳寫增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

是非輻湊。上不與構。王先慎曰。構。講古通。謂解釋也。臣下是非君並聽之。不爲調解。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

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不失泄矣。舊注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

動字下。據王先慎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顧廣圻曰。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王先

說移在矢字下。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顧廣圻曰。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王先

外諸說右。上篇。誦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誦苞爲韻。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舊注去喜。以盡其心。則

並句首字。雖用韻不同。而以句首字韻則可借證。顧說非是。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舊注謂下之爲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

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王先慎曰。義讓爲讓。上固閉內局。從

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自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

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俞越曰。累解乃疊韻字。古人常語也。荀

可知其義。舊注以為嬰累解縛。非也。儒教篇。解果其冠。馮注引說苑蟹蟻者宜承為證。然若地若天執疏孰親能象則累解縛蟹蟻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煇然無疑。舊注之失。與楊注同。

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猜民愈衆。姦邪滿側。

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

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弑其母。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

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苟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

其國必伐其聚。

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彼將伐之。彼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

虎將為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王先慎云。顧讀信為申。是也。狗當從拾補改作苟。狗字涉上文而誤。不

得反以為證。此謂君苟申其刑法。則臣昔之為虎者皆反其真而為人矣。反其真指臣而言。舊注謂君君臣臣亦誤。欲為

其國必伐其聚。顧廣折曰。聚讀為聚。下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俞樾曰。呂氏春秋重已。故

也。管子禁穢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

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

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

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彼將伐之。彼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圍。必身

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

先王

慎曰。虧之若月。謂漸移其權勢。不使臣自知。顯有廢之若熟。王先慎曰。靡與靡通。取靡備之義。物之靡爛於熟。不見虛篇云。人臣之侵其主。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之義。

備合諱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鬪顛顛。蘇注爭鬪貌。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

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

將壅園。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枝

將害心。公子既衆。宗室憂吟。止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木乃不神。各本根下有本字。依顧

廣折說。填其淵。毋使水清。各本其字下有洵字。依前樹說。王先慎曰。會說衍洵字。是也。定之方中。淵與人協。楚詞。風賦。清亦與人協。詩。燕燕。淵與身人協。楚詞。卜居。清與身人協。詩。猗嗟。清與成正

協。易。訟。淵與成正協。則淵清古自為酌。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柱按主道篇云。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闡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揚權篇云。

喜之則多事。惡之則多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又云。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又云。若天若地。是謂累

解。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均即老子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之義也。提出神字。尤爲

善爲道之的解。唯老子則以爲南面所守之道。而韓子則以爲人君所操之術。所以異也。韓子之意。以謂

人君之喜怒好惡。倘爲人臣所知。則必迎合主意。以固龍樹人。久之則壅君擅權。比周爲亂。而人主不能

制焉。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主道〕人主之道。虛靜以為寶。虛靜原作靜退。依王先慎改。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

善應。不約而善會。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會則操其符。兩會字原作增。依俞樾改。符契之所合。賞罰所生也。故羣臣陳

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其事實其功。以其事三字各本作事。依顧廣圻說改。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

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脫。藏本有。先。是故明君之行

賞也。隱乎如時雨。顧廣圻曰。隱。隱為愛。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儉賞。無赦罰。

賞儉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顧廣圻曰。此

王先慎曰。此下當有疏賤必賞四字。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外儲說右上〕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

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王先慎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云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

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

易子。臨虞所曰。漢書古今人表中有唐易子。即此。上文云鞠。或其名。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一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柱按韓非子之意。以謂主道當極虛靜而後能知巧拙與福禍也。此亦道家主逸臣勞之旨。外儲篇引唐易子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之言。而結之鄭長者虛靜無爲而無見之語。蓋虛靜而後能以不見見之也。司馬譚云。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又云。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蓋不虛靜則形敝神竭。則巧拙禍福之來。有不能辨者矣。

## 十七章

太上下不知有之。不字各本無。詳下。其次親之。其次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難三〕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中子貢問曰。略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倍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中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

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能禁。而使與下。下原作不。揚行顯處折說改。

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特為舜

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

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德原作得。依顯處折說改。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

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不。各本無不字。揚下文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增不字。下民即釋下字。

無說即釋不知有之也。智智同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生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

舍已。

〔外儲說左上〕小信立。則大信成。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

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尊信。如曾子殺彘也。主下各本無尊字。依顯處折說增。患在尊厲王擊警鼓

與李悝讓兩和也。存字下原有尊字。依顯處折說刪。

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王先慎曰。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國語亦作三日。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

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

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

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饑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柱柱按原衍信名二字今刪。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入曰：諾。期返而食。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王先慎曰：治要可上無不字。

風疾作疾風，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市，曾子下各本有之妻二字，依顧廣圻評刪。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麋，妻適市來，曾子欲捕麋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可與戲也。非下各本無可字，依王先謙說改。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麋也。

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爲戒，飲酒醉過而擊，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而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驚其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原有曰上矣三字，今據王先謙說刪。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外儲說左下〕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主之相陽虎。哀公問一足。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原克二字原作用。免依王先慎說改。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

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我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



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王先慎曰：而說者如：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柱按：太上下不知有之句，各本或作太上下知有之，或作太上不知有之。韓非子作太上下智有之。據下文此言太上下民無說也。又云：上君之民無利害，則當作太上下不知有之。於文理爲通。疑智字上掇不字也。據老子上下文理，亦以作太上下不知有之爲長。卽上德不德之意也。在老子則以謂上德使民不知有德。故云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下德不失德，人懷其德而親之譽之矣。故云其次親之。其次譽之也。又次則以刑畏之矣。故曰其次畏之也。然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七十四章故徒特刑以威民，則民起而侮之也。秦之亡是也。韓子則以刑法爲無爲。故曰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以是爲太上之治。故曰太上下民不知有之。韓子以此爲太上之道而不知已降在老子所謂其次畏之之一級也。嘗謂道家之學，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上德不德，太上下不知有之者也。儒家之學，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次親之譽之者也。法家之學，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其次畏之者也。其極慘數少恩，則民免而無恥，乃起而侮之矣。又按信爲儒道法所同重。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老子曰：信不足焉，有不信。在位者信有不足。

則民有不信其上者矣。韓子亦深明此。故曰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外儲說左上也。然韓子之所重積信。大抵在信賞必罰。故繼之曰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也。然韓子於法雖尚信。而於術則不恃信。故曰恃勢而不恃信。恃術而不恃信。外儲說左下也。此雖似與前說相反。而實非相反。何也。積信與恃信有不同也。積信者有諸己以使人信我也。恃信者恃人之信我而不爲之備也。故曰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知此可以言今日之國際信義矣。

##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 十九章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智。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未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五蠹〕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

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顯廣圻曰。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鑿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越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

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豎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梁各本作梁。依王先謙說改。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事。貴不欺之事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事。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

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貴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之富也。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民。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寶。超王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矣。柱按矣上各本有兵字。兵矣形近而衍。今刪。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

卑則亂政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小下各本有未字。依俞樾說改。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有疏。有疏則爲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兵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執不爲用。繒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者也。治強不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

〔忠孝〕天下皆以孝悌忠信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王先謙曰。此爲燕子之事而發。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載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王先謙曰。常上文所謂常道也。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王先謙曰。造與。造通。見孟子萬章篇。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王先謙曰。臣。韓非自謂。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主退不得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也耳。豈得利哉焉。王先謙曰。哉字句絕。焉字屬下讀。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

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爲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爲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賢瞽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殺上各本無舜字。依王先慎說增。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王先慎曰。施。附也。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顧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離衆獨行。各無本作進。依王清說改。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王懷曰。依上文。不當有以字。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頌之。是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貽首愧密。蠢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僥調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



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上之士。太上各本作大平。依顧廣圻說改。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下之士。下各本作平。依顧廣圻說改。不可以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言從者。曰。諸字下各本有侯字。今依顧廣圻說刪。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顧廣圻曰。句絕。而五霸不待從橫。而下各本有止字。

依顧廣圻說刪。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柱按此韓子絕仁義智慧忠孝之說也。其與老子所絕者雖同。而所以絕者則異。老子之絕仁義聖智也。世之說者鮮得其意。今人繆篆有老子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解。其言曰。姬周訂禮之初。大司徒之職守。鄉老鄉大夫所奉行。所以教鄉庠州序黨序。學多四郊虞庠。學遠之萬民者。曷嘗不以智仁聖義忠和六德哉。此字本於周禮。老子所屬卽此六字。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至老孔時。聖智之言。仁義之行。俗學已成。土梗。鄉老鄉大夫考德行。察道藝。三年大比。興賢與能之制如故也。然而萬民之所服習。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已。孔子目睹鄉學猶是也。教萬民之鄉老鄉大夫則非也。故曰。德之賊也。老子目睹六德猶是也。鄉學遂學所教則非也。故曰。絕學無憂。親親也乎哉。踐鶴



如不學。與德日衰。國本隨之矣。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者。民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章。學制資典制亦包入。盜賊多有也。五十七巧

利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媚世。鄉原盜賊指德之賊耳。絕巧利斯少私寡欲矣。絕高談空談之仁義。絕

妄談游談之聖智。偽學絕斯無憂民德之衰矣。令萬民歸根復命。以六行爲所屬。則見素抱樸矣。尙文之

敵。不足陶冶周末之人心。老子故出此挽救之策。

以上所述。繆篆以周官貫通論孟老莊。從古注家。未曾夢及。自信此解一出。故書雅記之癥結。今悉洞見。

隨珠夜光。不致永蘊塵翳矣。設非關於王朝及各國鄉老鄉大夫之教育。此虛。齊語載桓公嘗仲時。鄉長鄉大夫制。行之亦特著成效。

人理垂絕。孔子非血氣用事。何故肆口慢罵。謂與厲荏穿窬同科。陽貨僞色。爲內住者。即填淵爲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之聞人。又即孟子所謂居之似忠信

之類也。老子非孤憤。毫荒。何故告士成綺曰。聖人與牛馬同呼也。巧智神聖。吾自脫焉。爾若繫馬而止也。

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天道竊。篆按左襄二十二傳。聖人已爲我禮之稱。御叔謂臧武仲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孟子又何故於七篇之殿。表明其能破

能立之大義。先說孔子思狂簡。惡鄉原。次說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負無涯之責任也。莊子又何

故連篇累牘。駢拇馬蹏。胠篋在宥。犯天下之不韙。而發出狂言。對闔然衣食富貴於聖法者不屑責。而獨

出糞出犬。日夜詛呪造法之聖人也。繆篆曰。讀吾文。知荒經者不可以讀論孟老莊矣。

柱按繆氏此論。可謂卓出衆流。然吾以謂老子之學。貴在上德不德。此老子所謂道也。仁義者下德。不失

德之謂也。其絕仁棄義。實欲去下德之不失德。而進乎上德之不德也。其絕聖棄智。實欲去自聖自智之

心而進乎學如不學。不以聖智愚民也。韓子則不然。見當時虛談仁義之無濟於事。故欲盡驅民於農戰。觀時君誤聽從橫之害國。故欲納時君於法治。一言以蔽之。老子之絕聖智仁義。為欲進乎道。韓子之絕聖智仁義。為欲鬪於爭。此道法之所由殊也。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長。不可不長。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儂儂兮若似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獨愚人之心也。澹澹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盧文弨曰：良。據本作梁。顯廣所曰：藏本良作梁。按梁良同字也。有孫氏之儒。顯廣所曰：孫。孫。孫。孫。

也。韓三篇云：燕子。贈賢子之而非孫。孫。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王先慎曰：意林夫作芬。孫詒讓云：滌飯圖引山仲實云：相夫。

一本作相夫。案廣韻二十陌伯字注云：韓子有伯夫氏。墨家流。則古本相或作伯。山氏所見本作祖夫。歸即伯夫之誤。相或當為柏之誤。古柏伯聲同字通。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

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王先慎曰：相反不同。語意重複。蓋一本作相。反。一本作不同。校者旁注於下。刊時失刪耳。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

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盧文弨曰。墨子公孟篇作三日。淮南齊俗篇與此同。王先慎曰。北堂書鈔九十二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此作三日。服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作執。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王先慎曰。上有漆雕之議。此別一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遠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顧廣圻曰。荀子正論侮人之不辱。使人不鬪。又天論解蔽皆云宋子。漢書藝文志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王先慎曰。莊子逍遙遊。宋榮子綽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釋文。宋榮子司馬季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宋榮即宋鉞。榮紆偏旁相通。設不鬪爭。王先慎曰。設疑語。取不隨仇。不羞固圍。見侮不辱。月令處章爲餐。呂覽淮南作妍。榮之爲妍。綽餐之爲妍也。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人。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顧廣圻曰。義本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盧文弨曰。今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

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盧文弨曰。澹。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王先慎曰。華下。卽華陽。事在秦武王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四年。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顧廣圻曰。區。他書又作歐。王先慎曰。歐。古通。周禮司楨氏職文云。凡金多錫則刃白。考工記。六齊視錫之品數。以爲上下。故冶劍必鍛以錫。然

色之青黃，仍不能水擊鵝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也。王先謙曰：按五字不成句，形容在外不待發決其劍之利鈍。

○奪之 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未塗，則臧獲不疑鷲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

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

厚而愈勸，遷官製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盧文弼曰：蓋不可謂富，象石當分段。

人百萬。盧文弼曰：象人或作備言，韓詩外傳四作愚民，王先謙曰：象人即備人，人也。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作象人是。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象也。王

慎曰：數當作象人二字，上下文可證。柱按數字不誤，謂象人之數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石不生粟。盤下各本無石字，依顧廣圻說加。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

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而顯榮者，則民不使。顯而各本作顯而，依王先謙說改。與象

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顧廣圻曰：禍知當作知禍，此以知禍與下句不知禍相對也。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

類者也。故叡國之君王。盧文弼曰：故下似當分段。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

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

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盧文弼曰：夫下當分段。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

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顧廣圻曰：五為治者用衆而舍寡，今本者作也誤。故不務德

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

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不恃隱括字。各本不恃上有雖有二，依王先謙說刪。而恃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特各本有，依良工

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特賞罰而特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

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王先慎曰。下當分段。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

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

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王謂曰。句有誤。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王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弼云。人字脫。一本有。今據補。有度之主

弗受也。故善毛雷西施之美。王先慎曰。拾補斷作續。盧文弼云。藏本作塵。顧廣圻云。藏本作塵。是也。今本作續。誤。按勳文類聚五十二御覽六百二十四七百一十九引並作續。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

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

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己治

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

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盧文弼曰。者字舊人刪。顧廣圻曰。者字當

或語遠人乎。儀禮士虞禮注引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廣雅釋言。詰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即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詰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少儀篇中之而。施諸帶。孟子滕文公篇。注說。注之江。皆是也。不

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盧文弼曰。今下當分段。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

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王先慎曰。腹乃復字之譌。長周禮論。病

癩為之。注訓為加。不擲髮則癩益。舊注謂癩也。癩或而潰之。披顯也。王先慎曰。擲字不見於字書。下作攝亦後起之是所見本作復不誤。不擲髮則癩益。字。法作癩。是也。歐文副。列也。周禮曰。副華髮。繪文作顯。今周禮副亦作顯。





鹽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由莊子之說觀之，可見戰國時以虛聲用人之弊矣。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揚權〕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死生。原作生死，依顧廣圻說改。參名異事，通一同情。舊注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

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溼，君不同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禮，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盧文弨曰：一無也字。是顧廣圻曰：同調。

顧·與詩車  
政五章合。

柱按：韓子云：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卽老子所謂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也。又云：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卽此其所以能閱衆父也。然老子之所以形容道體爲絕對之有，無可比較，故反似絕對之無，譬人生

空氣中魚在水中。當人未失空氣。魚未失水之時。不知有空氣。不知有水也。此卽上德不德之愷。蓋人人生於德。未經失德之苦。故不知有德也。韓子所以釋夫道者。謂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生於陰陽。以見人君不同於羣臣。故能治羣臣。故曰。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溼。君不同於羣臣也。老子欲法道體以德民。使民不知其德。韓子欲法道體以制民。使民不能踰其法。此道法之異也。

## 一二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說林上〕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柱按韓子引楊子此說。蓋謂自美者不美也。自美者必自是自矜。自是自矜則必爲人所忌。是老子二十四章所謂自是不彰。自矜者不長也。楊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卽此章所謂不自是。故彰。不自矜。故長也。

## 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厚  
重道者二字今刪。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焉。故有道者不處。

##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安危〕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盧文弨曰。常。張浚本作長。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

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盧文弨曰。饑。作飢。下同。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

於帛。盧文弨曰。凌本寄下有治字。先慎曰。治字衍文。理治也。王其道順。故後世服王。先慎曰。句絕。今使人饑寒去衣食。雖貴欲不能行。廢自然雖

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顧廣圻曰。蔣本同。今本則作雖誤。王先慎曰。盧文弨云。視凌本亦作則。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

有。王先慎曰。既盡而發。王先慎曰。乾道本無無有二字。顧廣圻云。蔣本今本有。按當索之。故下以實對。無有則輕法。王先慎曰。重下對無有四字。王先慎案顧說是也。今據蔣本今本補二字。法所以爲國也。而輕

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王先慎曰。其字當爲甚之殘闕字。甚樹與危國相對爲文。明其爲甚之誤。下云甚病之人。利在忍痛。作甚字即其證。

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王先慎曰。忠言也。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

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王先慎曰。謂以拂耳之言爲福也。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皆不失。顧廣圻曰。七字爲一句。

壽安之術也。禍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大體〕古之全大體者。盧文弨曰。孫治毅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古之人君大體者。王先慎曰。治要御覽四百二十九引與本書同。選注誤不可從。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

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

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王先慎曰。用人篇云。隨繩而斷是也。不急法之外。

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

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道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先慎曰。治要歷作指。上無忿怒之毒。王先慎曰。治要毒作志。注云。志作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順。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八經〕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濫。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舊注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舊注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舊注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舊注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遠。舊注雖逆天下不敢遠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舊注毀譽一行。而天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

柱按此韓子法天法自然之說也。其法天也大抵以謂人主之用術當如天之不可測。其用法當如天之無所偏。故曰明主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此用術之說也。又曰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徧載。此用法之說也。而所以法自然者。則爲順民生之要求而不強人以所不可能。故曰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此順民生之要求之說也。又曰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泰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泰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泰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此不強人以所不能之說也。蓋強人以必不能。其人受敗。其事受損。勢必兩傷。不若不爲之爲兩全也。故韓子雖主嚴刑重罰。而其所立法令。必爲人人所能行者。不然。若必強人以所不能。則迫之爲姦而已。

##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柱按喻老引失根。作失臣疑誤。

〔喻老〕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王先謙曰。重可御輕。靜可鎮躁。使之謂也。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也。是以各本作故曰。依王先慎說改。邦者人君之輻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輻重者也。故

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

死。王先慎曰：墓文王四年公子成季兒。圖主父宮三月餘而餓死沙邱宮。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顧廣圻曰：臣當作本，傳本作本，經無釋文云：本河上作臣。按上文云：重為輕根本根也。河上非是。

主父之謂也。

〔十過〕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王先慎曰：說苑正諫篇作齊景公，案說林上篇有鮑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事，當即此。號令諸

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王先慎曰：涿聚，說苑作燭遠。晏子春秋外篇作燭鄒。古今人表作燭離。本或作濁鄒。集韻類篇雜音聚，案涿與燭濁聚與鄒音聲相近。古本通用。左哀二十三年傳又作族庚。

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

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

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

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王先慎曰：上文則上有而絕於諫士句。此脫。

柱按：韓子釋老子靜重之義，最為實際。老子之言涵義至博，本多實際者。

###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數無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

人無棄人，常善教物，故物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柱按此章陳義甚高，殆非韓子之所解矣。蓋韓子之學專以有關鍵爲善閉，有繩約爲善結者。此法家所以不及道家也。

##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柱按此章之義，亦非韓非所能識。韓子之道，蓋正與此相反。此其所以敗也。

##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歛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撻，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愛臣〕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錄見上。

〔揚權〕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心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故去甚去奢。身乃無害。

〔外儲說左下〕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柱按韓子之意。治國當去泰。則愛臣不得太親。人臣不得太貴。故曰。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故在所當去也。養身當去泰。故曰。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心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故在所當去也。卽御人接物。愛敬亦當去泰。季孫好士。過於莊敬。卒遇怨賊。是其效也。

### 三十三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柱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老子此義。亦非韓子所能知也。

###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 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 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明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喻老〕楚莊王欲伐越。顧廣圻曰。荀子楊倞注引無姓字。按莊王與莊濞不同時。或此莊王亦謂威王也。古今人表下有嚴籙與威王相接。莊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

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濞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

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顯廣圻曰：傳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傳本未有也字。下句同。王

如目也。即以莊王事喻老子自知之謂明。句道經自知即承知人者智也而言。無作見之本。此見字即緣上兩見字而說。非韓子所見本有不同也。當依老子作知。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

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

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 三十四章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爲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爲大。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 三十六章

將欲翕之原作歛。轉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

剛。弱勝強。原作柔弱勝剛。據韓子喻。老莊韓子老子當如此。魚不可脫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原本邦作國。依韓子改。

〔喻老〕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

湖。故曰。將欲翕之。顧廣圻曰。傳本作翕與此合。經典釋文。餘河上本作翕。王先慎曰。古無翕喻二。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王先慎曰。西周策。昔智伯欲公伐仇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臨入以兵。高注。

廣。大車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虞文強曰。當分段。王先慎曰。虛而要大功於天下。故曰。是謂

微明。是上各本無。故曰。一處小弱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原作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依顧廣圻說改。顧廣圻曰。字。依顧廣圻說增。處小弱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絕。傳本云。柔之

勝剛。弱之勝強。今道經云。柔弱勝剛強。傳本與此爲近之。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王先慎曰。君於臣不當以閒言。閒疑上之誤。失則不可復得也。王先慎曰。失其勢。簡公

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顧廣圻曰。道經無深字。王先慎曰。深字衍。唐諱淵改深。後人回改。疑在深字耳。上人

君之淵。亦無深字。即其證。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

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先慎曰。六微韓子作國。河上王弼並作國。

莊子引作國。後漢覆醜傳亦作國。說苑作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唯傳本作邦。案國爲邦字避改。

〔說林上〕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顧廣圻曰。宣侯作桓。說苑權謀篇作宣。王先慎作十過篇作宣與此同。魏宣子弗予。任章曰。顧廣圻曰。說苑權謀篇作任。按魏策與此同。

古今人表中有任章。王先慎曰：淮南人開訓作任登，登增聲近。本書外諸說左上篇作王登，王即王之誤。任王古通。章登蓋一人而二名耳。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曰：請當爲索，上下文並作索。策亦作索。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虞文詔曰：伯張凌本作氏。王先慎曰：策亦作氏。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王先慎曰：王應麟疑此爲辭，秦所詭周書陰符之類。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王先慎曰：質，的也。存韓則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困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

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王先慎曰：策自作遂。戰苑亦作遂。

〔內儲說下〕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王先慎曰：老子云：魚不可脫於淵。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柱按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數語，老子用之以防人之強，我以弱我，與我以奪我，而兵家用之則強人以弱人，與人以取人，此其異也。法家之學多近兵家，然韓子所引論，仍重在鑒戒，則猶與老子義相近也。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有度〕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  
王先慎曰：張榜本作蔽。管子亦作蔽。非作辨。字並通用。

則君臣之閒。明辯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鎡鐻傳體。不敢弗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中略）

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虛。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俞樾曰：勢當作警。國語注曰：警。近也。警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成義。警。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王先慎曰：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故湊有會合之義。此言親近羣臣。合之疏遠卑

賤之人。皆用法數以審賞罰。毋有相遠。下文利遠不遠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是也。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王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八引人臣。如地形焉。卽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峻法所以過滅外私也。此句原作法所以濩過游外私也。禮文昭曰：遊外二字。一本作滅。顧廣圻曰。

凌字未詳。過當作過。衍遊字。舊注誤。王先慎曰。過為過之誤。顧說是也。一本脫外字。並作誠。是。凌為峻字形近而譌。當在法上傳寫誤倒耳。峻法所以過滅外私也。與下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譌誤遂不可識。今據王既

改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王先慎曰。遂。竟也。刑。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

危矣。俞樾曰。危讀為跪。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離。不詳。其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遂反。故曰跪也。作危者古字通耳。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

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

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

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輕重之意。一民之軌。

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

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揚權〕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

所長。事乃不方。俞樾曰。上文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材。上下易用。國故

不治。皆承此而言。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為首。名

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王先慎曰。羣書治要引子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疑此使字涉注文而誤。

注。以使釋上令字。以命釋下令字。非上令字本作使字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盧文弨曰。注別采故皆為事。非也。趙氏云。不見其采。是聖人靜以自居。綉匿光采。臣下以故守素而讓於正。此說是也。因而

任之。使自事之。顧炎折曰。句先顯有誤。王先慎曰。事當作定。下文使當自定之。承此而言。若作事之。則使皆自定。句為無著矣。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肯



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脩其形。顧廣圻曰：脩當作循。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實情。謹脩所事。待

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

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先慎曰：乾道本注督下有巧字。據趙本刪。顧廣圻經督參鞠之句。有誤。未審注本之誤耳。虛以靜後。未嘗用己。

〔姦劫〕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命遠曰：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

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即不得不爲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

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安。利本作安。據王先慎說改。則臣盡力。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

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而國已治

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

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

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

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

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

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

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告姦者衆也。告原作私。據顧廣圻說改。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

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

〔飭邪〕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

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

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盧文弨曰。之君二字。凌本無。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

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

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

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虛而無。而道

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法。知道之故。於下原無法知二字。據王渭說增。王渭曰。

於下當有法知二字。願廣折。按法句絕。知下屬。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

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王先謙曰。賞說為償。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

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王先謙曰。流行也。而巧說者用。王先謙曰。謂請謁也。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

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道。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

〔川人〕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安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

半中。王先謙曰：王爾巧工。淮南子王爾無所錯其副副。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

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

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先慎曰：此宋康王事。安危篇云：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剖背是也。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

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顧廣圻曰：鼓當作教，下文其教易知，故言用承此。以法教心

顧廣圻曰：此教字未詳所當作。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

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

望表而動，隨繩而斲。王先謙曰：安危篇云：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繩之外，是也。因攢而縫。俞樾曰：攢字無義，當作替，荀子賦篇替以爲父，楊倞注替形似箴而大，是替亦箴類，故曰因替而縫。

也。說文金部：鑄可以綴著物者，替即鑄之假字，亦或作摺。周易象九四朋簪，京作摺，是也。古本替子當亦作摺，傳寫因誤爲摺矣。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

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外儲說左上〕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

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

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靡，猶未有益。

〔外儲說右上〕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

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俞樾曰：知當作和，字之誤也。和與下臨字

相爲顧。下文隱與意。感與行皆相。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爲顧。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

也。人且感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外儲說右下〕搖木者。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

下。善張網者。引其網。不一攝萬目。而後得。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網。而魚已囊矣。故吏者

民之本網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救火者令吏挈壺。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

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時誤。按得上有脫文。俞樾曰。得當作見。

因古得字。是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論年歷法。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爲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

牽馬。父推車。父下各本有子。依王先慎說改。請造父助我推車。顧廣圻曰。推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先慎曰。輟。援其子之車。二字當衍。

乘乃始檢轡持筴。末之用也。而馬轡驚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先慎曰。驚字不誤。當當作又。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

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令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

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茲鄭子引轡上高梁。而不能支。茲

鄭蹠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

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五藏〕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

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原作視民，揚王先，懷說改作民視。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

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願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柱按：綜以上諸說，則韓非所謂無爲，可以知之矣。曰法，曰術，曰勢，三者其最要者也。有度篇曰：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蓋一切皆納於法，而不參以己見。故曰：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飾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夫舍己能，卽無爲之謂也。蓋明法守法，納人人於法之中，則無爲而無不爲矣。外儲說左上篇云：有術以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

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以御之。身雖瘁靡。猶未有益。此尙術之說也。外儲說右下篇。引造父茲鄭子甯事以明之。蓋有術則能以一制萬。以逸制勞。使人人皆在吾術之中。則無爲而無不爲矣。五蠹篇云。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非懷其義。非字上各本有仲尼二字。今按不當有刪。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此尙勢之說也。蓋以爲得勢則民不

得不從。使人人皆畏吾之勢。則無爲而無不爲矣。夫無勢則不能行法。無術則無以御勢。而無法則勢與術又無所守。三者備而後乃真可以無爲而無不爲。此韓子之學。所以法術勢三者並重也。雖然。立法又要在易行。故用人篇曰。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蓋法不易爲。則勢雖盛。刑雖嚴。反足以激民之畔而已。術又須得要。故外儲說右下篇曰。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則葉徧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蓋謂得其要也。法術二字。韓非書中。有時連用。學者苦不得其別。用人篇云。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任一國。是也。若二者對舉。則其義之異。乃大明。定法篇曰。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

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韓非釋法與術二者之別也。大氏法家之中。商鞅尙法。申不害尙術。慎到尙勢。韓非則集其大成者也。老子之無爲。其涵義之深。殆韓非所能測識。故以法代之。既又以法之所以能行者。憑乎勢。勢之所以能操者。憑乎術。故又有尙勢尙術之說焉。

###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不爲。原作無以爲。據韓非子解老篇改。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

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凡而後下韓非子解老篇均有失字衍文也。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

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兩不處。原皆作不居。依解老改。

〔解老〕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王先謙曰。舍。止也。無舍言不能安其止。德無舍則不全。用

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王先謙曰。德非病也。德則無德。文不成義。德上當有生有一字。不德則有德。故曰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王先慎曰：說文故使爲之也。虛  
有意爲虛。所謂故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無所原作所無。依虛文昭改。

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  
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王先慎曰：德經河上公王弼本不作以。葉夢得不作非。傳奕本無無字。各本無末也字。按此篇及喻老每條末也字矣。多非老子文。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王先慎曰：今德經無也字。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虛文昭曰：按本事作禮。王先慎曰：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亦作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

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王先慎曰：九字爲句。謂知交朋友宜相助也。今本宜字屬下爲句非。友朋依上當作朋友。親者

內而疏者外宜。顧廣圻曰：今本無宜字。藏本有。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凡人之為外物動

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

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

之禮也不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案此以十四字爲一句。故曰攘臂而仍之。顧廣圻曰：經傳釋文仍作仍。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仍。王先慎曰：仍王弼作仍。說文仍因也。仍亦因也。仍



於字異 道有積而德有功。顧廣圻曰：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義同。

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

禮。盧文昭曰：凡而後下俱不當有失字。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下失字。

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特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

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

飾而後行者。其實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慎曰：顧氏謂曰下必引老子文。故疑誤。不知此即本老子

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所以亦用故曰以明之。非必盡引老子成文而不飾也。下文是謂深其根固其柢。本善無是謂二字。善遠

者不拔。本善備云故曰拔之類是也。又有增多其字以足義者。是謂道紀。本善作道理之者也。喻老篇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

輟。而老子元文作子孫祭祀不輟。是也。此既云禮薄也。下又申明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正與下文故曰道之華也。又申

之以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故曰迷。又申之以故曰人之迷其日故以久矣。故曰重積德。又申之以故曰蓋服是謂重積德。故

曰無不克。又申之以故曰無。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

禮繁者實衰也。袁上各本有心字。依王先謙說刪。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王先謙曰：通人謂衆人。緣衆人之實心而形之於

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顧廣圻曰：歡當作勸。上文云：時勸時衰。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

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此字。下道之華也同。而亂之首乎。顧廣圻曰：今德經無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王先謙曰：與物來順應異。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王先慎曰：忘與妄通。左傳哀二十七年注：言公

忘耶。釋文忘或作妄。此妄妄古通之證。無緣而忘意度。謂無所因而妄以意付度之也。用人篇去規矩而妄意度。是其證。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

黑牛也而白在其題。王先慎曰：乾道本無在其二字。案下文而白在其角。文法一律。明 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

在其角。王先慎曰：御覽引無是字。角 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王

慎曰：場其聰明。役其智力。使衆人之心爲之昏惑。如華之末。庶幾近之。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

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當訂以曰二字。王

先慎曰：是以二字不誤。與故字同用。上文故曰道之華也。此言是以曰。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王先慎曰：也字。而愚

愚之首也。語正相同。皆本老子之意。故言是以者。避下故曰以成文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德經諸本皆無。而愚

之首也。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也字。傳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顧廣圻曰：今德經

本與此合。下。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不處其華同。當訂好字。

柱按韓子解老子此章固甚切實。然仍未得老子之精意也。老子以道德爲絕對自由。一往平等之世。仁

義禮爲有差別之世。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由老子之說。則道德不失。

可以無仁義禮。若道德既失。則不可以無仁義禮矣。禮因妨亂而生。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而韓子

只以禮爲外飾釋之。此雖比尋常人之見爲精。而於老子之旨則異矣。韓子釋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一語

尤堪注意。其言曰：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

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

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

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其意以爲必虛則不虛。不必虛則虛。必無爲則不能無爲。不必無爲則真能無爲也。進一步言之。則無不爲而後能無爲矣。此其意乃與老子大異。老子之意乃謂因萬事萬物之自然而爲之。不費教諭。不勞勉強。故曰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待言而勸。不待勉而成。故曰無爲而無不爲也。故老子謂無爲而無不爲。而韓非則竟謂無不爲而無爲矣。老子謂上德不德。韓非竟謂不德乃上德矣。其與老子相倒如此。斯韓子所以異乎老子。所由去道而入法也。

###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珠玉如玉。落落如石。

〔揚權〕用一之道。以名爲首。正名定物。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重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情其形。

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實情。謹脩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

柱按韓非之所謂一。與老子之所謂一異。老子之得一爲不可名之道。韓非之用一爲可名之名也。尙名故尙形。故曰形名參同。此韓非所以流入法家也。

##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柱按老子此章精愷。已詳吾所撰子二十六論闡老篇。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老子之所以深遠。此章豈不己自道之邪。是固非韓非所能知者矣。然韓非受反之影響亦至鉅。而所反尤以儒墨爲最。儒墨同尙賢。同尙愛。而韓非則反賢反愛最力。如六反五蠹難勢顯學忠孝諸篇。皆其言論之尤著者也。

##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頽。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

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善成。

〔喻老〕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盧文強曰：張凌本座作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

不翅，不飛，不鳴。顧廣圻曰：史記世家新序無不翅，餘亦各不同。呂氏春秋重言驚不翅作不勳。喑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

不鳴，將以觀民則。王先謙曰：則法也。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

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顧廣圻曰：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圍齊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莊王謂威王也。勝

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善，故有大名。晉上原有小字，依王先謙說刪。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

晚成。大音希聲。顧廣圻曰：傳本希作稀，按同字也。

柱按大器晚成，晚猶免也，免成猶無成也。又莫爲古暮字，引申段借爲無義，晚亦猶暮也。故亦得引申段借爲無義。下文大音希聲，十四章云：聽之不聞，名曰希，聽之不聞，是無聲也。然則大音希聲，猶云大音無聲也。故此章大方無隅，大器無成，大音無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文義皆一律。然據韓非所引，則晚與希之訓無韓非已不能知之，亦其學術之宗旨本尙功利，故也。

##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侯王以自稱也。故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顯學〕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百世無有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無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枯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枯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以仁義教之。句上原有謂之不能然則是論也夫論性也十三字。今以與上下不接刪。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急主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歲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

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飭辭曰。聽吾言則可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弗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柱按老子貴不言之教。其涵義至廣。其最要者則爲因其自然不待教而至。如饑者自然求食。渴者自然求飲。雖欲禁之有不可能者矣。其次則習俗使然。雖近於教。亦無勞言語。如越人之子長而善游。胡人之子長而善射。未必勞父兄之教令也。韓非乃一反其自然之道。而專繩以人爲之法。且再進一步以人爲之法爲自然。而力斥詩書之教。故既無道家無爲之道。復無儒者教化之事。宜其可以行於一時。而非可以爲長治久安之計矣。夫仁義固不可以使人人必善。而豈知法亦不可以使人人必守哉。太史公曰。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惜乎韓非之不達乎此也。

##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十過〕奚謂貪復。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

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復。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誤。戰國策作驚。吳師道引此亦作驚。彼來請地

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

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顧廣圻曰。宣上當從。從更有魏字。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

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不知予之句。依王先慎說增。宣子曰。諾。曰字依王先慎說增。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

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

之爲人也。陽親而陰疏。親原作規。依顧廣圻說改。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

曰。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子之屬大夫。王先慎曰。循。遵也。謂尹鐸治晉陽。仍遵董闕之治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則安子外尹鐸繼之。

非尹鐸爲安子屬大夫也。策無。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顧廣圻曰。生。令將軍車騎。策無。王先慎曰。至。疑。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

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

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民。民原作臣。依顧廣圻說改。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

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盧文弨曰。有上藏本無遺字。顧廣圻曰。遺下有脫文。藏本藏

遺字。非也。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不容錢。不容錢原作無積錢。依先慎說改。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

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

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顧廣圻曰。句絕。蓋讀爲藁。荻。策作秋。楛。策作苦。皆同字。其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於是發而試



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公舍

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

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

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

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釋此計者，釋原作失，依王先慎說改。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

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

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羸中而少親。顏黃圻曰：羸，策作羸。按當讀爲祖。史記王翦傳：夫秦王祖而不信人。徐廣曰：祖一作祖。卽此字。我謀而覺，則其

禍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二軍之反，與

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顧廣圻曰：以諺爲己。

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曰：其行於而意

高，非他時之節也。王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策作其志，於其行高是也。本善志多作意。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

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盧文弨曰：侵當作我。王先慎曰：策作必不欺也。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盧文弨曰：嚮襲通。何

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

善，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盍

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王先慎曰：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君與其二君約。王先慎曰：與其二字誤倒。策作君其與二子約。是也。破趙國

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說林下〕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王先慎曰：亡讀爲忘，謂欲富無厭，故忘其涯也。

〔六反〕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王先慎曰：民而當作而民。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柱按：道家知足知止之義，法家之所大味也。商鞅、李斯皆以昧於此而亡其軀，哀哉！韓非雖偶能道之，亦

時自遠之。故雖知智氏之以貪復亡國，而仍以老子知足知止之言爲不可行也。且夫老子之言亦戒在位者之知足知止云爾。非謂在上者教民知足知止而遂可以坐視民之饑死而不救，而民亦遂束手待斃而不亂也。且在位者知足知止，則是示民以知足知止之道也。人多化於知足知止，則民必守法而易治。反是若者在位者爭權奪利，示民以傾軋之道。上安於爭奪，而不以爲非，下爭於效上而視爲當然，則孟子所謂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者，韓非雖有極嚴極峻之法，安能使民之必守哉。今之在上者於知足知止之義，不特不以爲是，且諛之爲不負責，於是爭奪爲負責，負責者愈多，而國愈亂。嗚呼！是豈知道家消息盈虛之愷者哉。

##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

〔說林上〕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

文侯謂堵師贊曰：顧廣圻曰：堵魏策作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

王先慎曰：吳詒章注：罷，謂樂羊歸自中山也。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之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

而與之。王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之字作其母二字。孟孫適至而求麋，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三月復召以爲其子

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外儲說左上〕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下同。蜚一日而敗。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下同。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

飛。墨子曰。原文昭曰。發本有善字。不如爲車觀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

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

柱按此韓非巧拙之說也。其與老子大巧若拙之說不相及遠矣。老子此章最要者爲五若字。夫曰若缺。

曰若冲。曰若屈。曰若拙。曰若訥。則本非缺非冲非屈非拙非訥可知。此真道家所謂反之大用。而法家所

昧焉者也。

###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足。咎莫憯於欲得。得原作利。據喻老改。故知

足之足常足矣。

〔解老〕有道之君。外無怨讐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讐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有禮義也。下

有外字。依顧廣圻說。對。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王先慎曰。人當作民。下。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

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顧廣圻曰：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按喻老無王先慎曰：糞播古通。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顧廣圻曰：特當作特，形近之誤。驪鐵論未通云：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特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即本於此也。他書又作字，史記平準書云：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馬近臣誤。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王先慎曰：符馬近臣，非軍中之用，今因乏始，故並及。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顧廣圻曰：傳本及舊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則有欲甚。則各本作而依王先慎說改。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虞

強曰：二經字與本作經，顧廣圻曰：藏本二經字皆作經，按經常作徑，上文必緣理不徑絕也。陸行不緣理爲徑，周禮云：禁徑論者是也。水行不緣理爲絕，爾雅云：正絕流曰亂，是也。藏本所改失之。王先慎曰：經徑二字義同，易上經釋文廣雅釋言：經，徑也。釋名：徑，經也。言人之所經由也。二字疊訓。左傳二十五年傳：趙衰以壺飧從，釋文得說爲經，是經徑通用。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王先謙曰：可欲之類，非善人不能退之，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王先慎曰：依下文民人當作人民。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顧廣圻曰：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誤。傳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俞樾曰：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下文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王先慎曰：上不

俞樾曰：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下文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王先慎曰：上不

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皆靡有免死罪時活。王先謙曰。有字當在罪字下。罪有時注。與終身不解。文義相對。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苦痛雜於腸胃之間。顧廣圻曰。八字為句。腸胃當作外內。則傷人也。憍憍則退而自咎。退而

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憍於欲利。顧廣圻曰。今德經憍作大非。傳本與此合。傳本及德經利皆作得。按當作得也。古文其憍同。利當作得。顧說是。

先謙曰。李約本憍作甚。說文。憍痛也。古音其憍同。利當作得。顧說是。

〔喻老〕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日靜。日各本作作日依。顧廣圻說改。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

年不已。甲冑牛蟻蝨。鸞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

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

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盧文弨曰。凌。遂卒被分。漆其首以

為溲器。王先謙曰。說苑建本謂作酒器。說文凌浸沃也。浸沃者今人之溲溺。士虞禮明齊溲酒。鄭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溲醢此酒也。溲器即醢酒之器。淮南道應訓作飲器。飲器亦酒器也。左傳行人執盞承飲。造於子重。穉少孫補大

宛傳。飲器。章注。樽也。皆為酒器。後人不識溲字本義。遂以晉語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章注少溲小便。言其易也之溲釋之。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

棘之壁。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憍於欲得。邦以存為常。霸王其可也。王先謙曰。乾道本無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翻下有王字。

先慎矣此與貴其可也相對成文不常少字今據補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王先慎曰不來於外先於其不微有國者不務放土先圖自立根基既定故可霸王  
欲心則能常守其真履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柱按韓子解老喻老雖能言此然其書專尙攻戰終亦與此相反

## 四十七章

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兩原作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依喻老改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者字原本無依喻老增是

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明原作名依喻老改不爲而成

〔喻老〕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顧廣圻曰兩可以二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皆無於字下知字今德經作見傳本作知與此合淮南道應訓引有

以字無於字下知字亦作見王先慎曰陶河上公及傳本作規畢沅考異云說文窺小視也陶闕也陶闕頭門中也方言凡相窺視南楚謂之闕蓋穴中窺視曰窺門中窺視曰闕老子楚人用楚語作窺韓子自作闕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於期於字各本無據顧廣圻說增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

悉遠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王先慎曰：誘。譎馬於道也。而先後心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顧廣圻曰：今本上作尙。王先慎曰：上尙古通。強。

轉本何作可觀。此君之所以後也。白公勝慮亂。王先慎曰：棄策。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顧廣圻曰：淮南子遺應訓：列子設符篇：作罷朝而立。倒杖策。高注慮謀也。

上貫顛。按顧即顛字之別體也。玉藻鄭注：顛或爲軍。可借。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顧廣圻曰：淮南子遺應訓：列子設符篇：作罷朝而立。倒杖策。高注慮謀也。

作爲。依顧廣圻。王先慎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無而字。顧作顛。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少傳本作診。與各本異。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

王先慎曰：思。遠則忽近。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明皆作名。隨時以舉

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王先慎曰：趙孟類本不作無。

柱按韓子釋老子此章最爲明切。知此則老子無爲之旨明矣。

###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柱按法家之治。薄詩書。弃仁義。故日益之學。固在所當廢。而貴人之不敢犯法。不貴人之不欲犯法。故日

損之道亦在在所常賤。豈知舍道舍學。而法亦無與共守哉。且夫爲學日益。與夫爲道日損。雖似相反。實

則相成。蓋爲學不能日益。則爲道必不能日損。損者損欲也。在位者不能損欲。則神明爲多欲所損。而處

事執法有不得其當者矣。在下者不能損欲。則放僻邪侈。犯上作亂。而法有不能禁者矣。是故知治道之



要者必損欲以深雪神明。使不爲外物所累。而後觀事也。審必示民以樸。使不爲外物所惑。而後守法也。謹。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且吾嘗論之。莊子蔽於天。韓子蔽於法。故莊子偏於無爲。而韓子偏於無不爲。莊韓二子皆同出於老子。而各得其一端。莊子專貴無爲。故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韓子專貴無不爲。故曰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韓子以法爲治民之隱栝。而不知日益之學。日損之道。亦治國者無形之隱栝也。此韓子之大蔽也。

##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爲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用人〕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黑白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王先謙曰。不兼官也。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盧文昭曰。馬。凌本作。王先謙曰。凌本非也。馬。即謂趙括。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爭訟止。技

長立則疆弱不斂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功名〕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柱按觀此則韓子之學亦不能不以百姓之心爲心。唯其視法爲萬能。故專恃法任勢。而欲以勝民爲能。是其敵耳。

##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備甲兵。備原作被。依解老改。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錯原作措。依解老改。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

其無死地焉。形原本無。依解老增。

〔解老〕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王先慎曰。者字緣下而衍。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盧文弨曰。徒下也字一本無。三下者字衍。顧廣圻曰。德經無也字者字。按本書之例當作故曰生之徒十有三也。王先慎曰。也者二字皆衍。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

之徒亦有十三。王先慎曰：有十二字誤倒。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王先慎曰：據此明上有也。字本字皆非元文。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

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文

強曰：下死字衍。凌本不重。王先慎曰：虛設。見下。故曰：民之生，生而動。顧廣圻曰：當於此句。動皆之死地。顧廣圻曰：當於此句。亦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

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

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

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

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

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

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

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王先慎曰：河上王獨本兕虎作虎兕。傳本趙本與此合。入山不特備以救害。顧廣圻曰：山當作世。故曰：入軍不備甲兵。盧文

張凌本備作殺。顧廣圻曰：殺本作殺。德經作避。傳本作殺。經典釋文云：殺皮彼反。案殺本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備。王先慎曰：備被義同。廣雅釋詁：備具也。史記絳侯世家：坐解引張揖注：被具也。故本書作備。王弼本作殺。甲兵以

在己者言。明作備作殺二字並通。河上本作避。聲之誤也。注謂不好戰以殺人。則依文立訓。非是。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

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焉。字。傳本有。與此合。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

矣。王先慎曰：備。釋無矣字。

柱按韓子釋老子末段尤為精闢。

###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喻老〕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

虞文昭曰。怖。史記淮南作嘯。凌本同。此自作怖。後同。顧廣圻曰。怖當作嘯。下及說林上同。王先慎曰。顧說非。說文怖惶也。怖或从布聲。嘯笑也。一曰哀痛。

不泣。曰嘯。按下文吾懼其卒。故怖其始。卒言懼。則始當言惶。不得於始即哀痛也。史記淮南作嘯。誤。當依此訂正。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九引作怖。

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鏹。必將犀

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

王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虞文昭云。必上脫則字。張凌本有。今據補。顧廣圻云。旄。詠為毫。王先慎按顧說誤。呂氏春秋本味篇。肉之

美者旄象之約。高注。旄。鹿牛也。旄象二字。藝文類聚御覽均作龜字誤。說林上篇亦作旄象。

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短

短。王命論。風有短褐之製。文選注云。章昭以短為短。短也。短丁管切。依此短稱自有出。不必改為矣。

則必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必字各本無。依吾畏其卒。故怖其



所欲。臣將自雕琢。將自原作自將。依盧文弨說改。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因意以稱之。臣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

去舊去智。臣乃自備。王念孫曰。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表為韻。舊備為韻。舊古說者忌。大雅蕩篇。殷不用舊。與時為韻。召閔篇。不尙有舊。與畢為韻。管子牧民篇。不恭祖舊。與備為韻。皆其證也。後人說舊為巨致反。則與備字不隔。故改爲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不能辨也。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瀆為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

行而不以賢。觀臣之所因。王先謙曰。當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

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濇乎莫得

其所。顧廣圻曰。濇讀為窆。正字作靡。說文云。空虛也。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盧文弨曰。乎。藏本作於。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

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

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成下各本有功。依王先謙說刪。此之謂賢主之

經也。

經也。

柱按習常各本老子亦作襲常。習襲古字通用。韓子釋習常之義。最為明切。

###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

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竽各本作等。據解老改。

〔解老〕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顧廣圻曰：解第五十所謂貌施也者。先慎曰：貌施也。下文所謂飾巧詐也。施說爲過。端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王先慎曰：德經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云：徑邪不正也。此大字衍。佳麗也。王先慎曰：謂勝文采。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顧廣圻曰：德經作甚。無。經典釋文無音無。田荒則府倉虛。顧廣圻曰：德經作倉甚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

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

文采。王先慎曰：王弼河上公本采作綵。傳本與此合。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王先慎曰：國之受

刺。故曰帶利劍。王先慎曰：此下未解。厭飲上。疑有脫文。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顧廣圻曰：一字爲一句。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

貨有餘。虞文昭曰：資。老子作財。顧廣圻曰：資。資下文作貨資。傳本作貨財。今德經作財貨非。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

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王先慎曰：鍾古用鍾。竽唱則諸

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

竽矣。顧廣圻曰：故下當有曰字。鐘經無而者之矣四字。竽作琴。今按釋子自作竽。王先慎曰：乾

道本資貨作貨資。誠道藏本拾遺校張凌本乙上文正作資貨。不誤。夸字無義。當依此訂正。

柱按盜竽。今老子皆抄夸。竽夸均從亏聲。然本義當從韓子本作盜竽爲是。

### 五十四章

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原本兩不上皆有者。據喻老刪。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原本作子孫祭祀。不據據喻老增。修之身。原之下有於字。今據解老刪。下家范邦三句同。其

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邦原作國。依解老改。下以邦觀邦同。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原作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今據解老改。

〔解老〕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忱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

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

王先慎曰：此與上故曰迷同例。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

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為德。家以

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顧廣圻曰：今德經之下有於字。非。傳本

無。與此合。下四句同。按淮南子道應訓引此句亦無於字。王先慎曰：趙寫本無於字。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

家。其德有餘。盧文弨曰：有老子作乃。當據改。與上下文例。顧廣圻曰：有當作乃。涉上下文而誤。一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

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顧廣圻曰：今德經邦作國。非。傳本作邦。與此合。王先慎曰：作國者漢人避諱改也。邦身對均。

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顧廣圻曰：本當作普。按普澤同字也。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

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王先慎曰：用此程法。靜觀動止。自無不知者。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

鄉觀鄉。以邦觀邦。先慎曰：王弼河上本邦作國。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顧廣圻曰：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與此合。也皆作哉。王先

慎曰：王弼本無之字。



〔喻老〕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

唯孫叔敖獨在。

王先慎曰：呂氏春秋孟冬紀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陸邱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冥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

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陸邱不奪也。獨在。藝文類聚五十一引作獨存，存在義同。言惟孫叔敖所請之地不收也。

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顧廣圻曰：邦讀爲封。故九世而祀不

絕。王先慎曰：史記僅孟傳九世作十世。

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顧廣圻曰：繼聲兩不，上皆有者字。

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顧廣圻曰：繼聲無以

有以字。孫叔敖之謂也。

柱按韓子釋老如此等，真可謂精絕矣。

##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之於赤子，蜂蟻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噉，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柱按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家正昧於此。

##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原兩所上無之字。據解老增。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原無也字。無矣字。今據解老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解老〕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王先慎曰。老子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倚因也。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

理則無成全。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王先慎曰：上句本於有禍，與此對文，不當更有生字。此緣上生字而誤。

故曰：福兮禍之所伏。王先慎曰：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伏匿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

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王先慎曰：乾道本下有天子，顧廣圻云：無下字，今本無天子，卜祝未詳，先慎案天子衍，今依顧

校刪：卜祝疑為十倍之說。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

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王先慎曰：此變文而言與。是以曰：愚之智也。同例。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

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

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王先慎曰：與失路等。下故曰拔，與此句例同。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

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盧文弨曰：于字張本無。今盧經人作民，無也字。矣字，傳本與此合。故曾作向，皆誤。以于，王先慎曰：王弼作人。與此同。陸希聲趙孟頫本作民，迷其日固以久矣。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盧文弨曰：日字凌本無。顧廣圻曰：今盧經人作民，無也字。矣字，傳本與

此合。故曾作向，皆誤。以于，王先慎曰：王弼作人。與此同。陸希聲趙孟頫本作民，迷其日固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盧文弨曰：內外二字凌本倒。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

公正，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盧文弨曰：誹謗本作非。王先慎

曰：論語子貢方人，釋文鄭本作誹，謂言人之過惡。墮當作墮，禮記曲禮上：言不惰，注：墮不正之言。頌從自不實人之過惡，忠信則無不正之言。然已雖信順自持，不以信順實人，則世之謗隨者吾不誹之窮之，所謂方而不割。雖死

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雖義端不黨。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義作異。誤。端正也。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

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王濬曰：習當作能。見下文。顧廣圻曰：案下文二能字或本皆作習。而後人改之耳。知如字。今衆人之所以欲

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

王濬曰：適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王先慎曰：數音案角反。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

以行軌節而舉之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慎曰：行謂已之所行，軌節方廉直光。舉之，謂以此正衆人也。呂覽自知所以舉適也。注：舉適正也。是其證。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王先慎曰：說文無耀字。河上公作曜。傳本作耀。李約本作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廉而不剝。與各本全異。誤。

柱按此亦老子用反之理。韓子所釋其淺焉者耳。

###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如原作若。依解老改。夫謂嗇是以早服。謂原作惟。依解老改。早服是謂重積德。是謂原作謂之。依解老改。重積德則無不克。無

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原無則字。依解老增。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其根固其柢。原無兩其字。依解老增。長

生久視之道。

〔解老〕聰明睿知，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

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王先慎曰：分當依下文作色。耳不聰則不能別

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

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王先謙曰：言非獨後迷。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閒法

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王先謙曰：書謂德經。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

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齋之齋之者。愛其精神。齋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

莫如齋。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者。經典釋文作如。同此。王先謙曰：趙孟頫本亦作如。

衆人之用神也。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則少費。少費之謂齋。齋之謂術也。生於道理

不服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盧文弨曰：禍患二字。張凌本倒。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齋是以蚤服。盧文弨曰：蚤服。

盧文弨曰：謂張本作爲。王先謙曰：爲謂古通。俗人妄改。夫能齋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王先謙曰：離。離也。陷於禍。猶未知退而

從道理。即解老子蚤服之義。服從之服字。當作服。更無疑義。知韓子所見德經本作服。不作復也。困學紀聞卷十引老子服

從道理。並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不遠而復。謂王弼本作早復。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作復。據此則王弼本仍作復。與本書

合。宋儒據釋文爲訓。未檢韓子也。淺氏依誤本老子改本書。非是。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王先謙曰：故上當有則字。故齋也。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

德。夫能令故德不去。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是謂皆作謂。之王先謙曰：河上公作是謂與此合。積

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

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王先謙曰：河上公作超。下同。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

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歿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體道能令人不見其事極。能上各本無體道二字。依顧廣圻王先謙說。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疑衍。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皆無則字。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顧廣圻曰。帶。傳本作柢。與此合。經典釋文云。柢亦作帶。今案帶字非此之用。俞樾曰。根上當有直字。上云有曼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下云曼根者。蓋承上而分釋之。幹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即曼根。柢是直根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柱故命說。是。今據增。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兩其字也。深上有是謂二字。王先謙曰。是謂二字本韓子節去。彼以是謂承上文。此以故曰二字代之。顧說非。

六十章



也。河上公王弼德本並有。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王先慎曰。兩上並有夫字。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柱按韓子此言。則知治大國變法之不易矣。法家固貴變法。商君所謂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也。然一變之後。亦不宜襲變。韓子解老所謂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也。然則守舊不變者固非。而國無定策。隨在位者之好惡而妄自變更。其誤國殃民也亦決矣。

##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牲。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原本無兩也字。依喻老增。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原本無兩之字。依喻老增。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喻老」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王先慎曰。族衆也。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

必作於細。王先慎曰。河上王弼本均無兩之字。傳本有。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王先慎曰。是以下有脫文。此當承上兩句言。乃與下引老子合。故曰圖難於其易也。

為大於其細也。盧文弨曰。張本難下大下並有平字。顧廣圻曰。藏本有平字。傳本有。無也字。今德經平字也。皆無。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

之烟焚。王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為燻。燻誤為煙。又燻為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燻。說文。燻。火飛也。說者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云。燻。進火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云。巨防容燻而深。邑殺人突。誰一燻而

焚宮燒積。今本燻字亦誤作煙。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燻。淮南人閒訓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崩。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燻焚。今本亦誤作煙。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燻。語意重與此同。世人多見燻。少見燻。故諸書中燻字多誤作煙。故曰。

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顧廣圻曰：曰字當衍。王先慎曰：易論丈人占。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是以丈人為位尊者之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王先慎曰：易論丈人占。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是以丈人為位尊者之

稱：襄九年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植土塗以備火之乘隙而入也。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王先慎曰：初學記二。十五引難患互易。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

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新序作齊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

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悅。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

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

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顧廣圻曰：曰字當衍。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

〔難三〕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

也。柱按圖之為之道。道家之運用蓋廣矣。而法家所見則唯有賞罰禁令而已。嗚呼。此太史公所謂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慘穢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者也。

序作大劑者齊劑古通。大乃火字之誤。當依此訂正。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盧文弨曰：屬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

盧文弨曰：火齊新序作大劑。王先慎曰：火齊湯治腸胃病。倉公傳齊耶中舍循不得。前後漫三日。飲以火齊湯而疾愈。又齊王太后病難於大小溲溺。飲火齊湯而病已。新

序作大劑者齊劑古通。大乃火字之誤。當依此訂正。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盧文弨曰：屬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

也。柱按圖之為之道。道家之運用蓋廣矣。而法家所見則唯有賞罰禁令而已。嗚呼。此太史公所謂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慘穢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者也。

#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原無兩也字。依喻老增。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

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原本無而字。依喻老增。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

過。原作以復。依喻老改作復歸。特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特原作以輔。依喻老改。

〔喻老〕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王先慎曰。公當作君。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

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王先慎曰。虞虢之所以相救者。非彼此見。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德緣滅亡隨之耳。

皆爭於腴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顧廣圻曰。德經皆無兩也字。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顧廣圻曰。發本同。今本無而字。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而字。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徐馮各本作塗馮。今依顧廣圻王先慎說改。事者為也。為生於時。時者無常事。時者各本作知者。依王涓王先慎說改。

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顧廣圻曰。淮南子無不字。王先慎曰。淮南風不字。知讀曰智。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

燬之。王先慎曰。高誘注。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書藏篋。各本藏書。依王先慎說正。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

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歸字也。又傳本復上有以字。與各本全異。王先慎曰。王涓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歸字疑衍。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顧廣圻曰。有誤。未詳。王先慎曰。顧說非也。下因字微逗。其義甚明。物有定形。乘其機以引導之。不待離象而聽其自然以成形。故靜則

建乎德。動則順乎道。王先謙曰。靜則心有常主。動則物來順應。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顧廣圻曰。象列子說符篇作玉。三年而成。豐殺莖

柯。顧廣圻曰。豐列子作鋒。王先慎曰。作豐是。豐殺謂肥瘦也。殺音所拜友。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王先慎曰。列子同。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亂作雜。別作辨。此人

遂以功。食祿於宋邦。顧廣圻曰。功列子作巧。王先慎曰。功當作巧。列子下文云。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張湛注。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贈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即承此巧字言之。功巧形返而讀。列子聞

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業者寡矣。王先慎曰。白孔六帖引天地作造化。意作鮮。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

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俞樾曰。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云。豐年大禾。賦獲不能厭也。

美與厭相對。豐年大禾。賦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賦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

為也。顧廣圻曰。特字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以輔。下也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王先慎曰。治要引老子也作焉。

柱按韓子釋自然之義。其精如此。惜乎他日流入法家。遂一反自然之說也。

##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難三〕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顧廣圻曰：論衡校作殺，下異日作異日。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

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王先慎曰：論衡政作正，二字古通。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編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編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八說〕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顧廣圻曰：簡當作萌，在訟字上，萌誤也。民萌訟，與弟子辯相對，訟猶辯也。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

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虛愚者之所易。

顧廣圻曰：竅本同。今本虛作操誤。以責智者之所難。顧廣圻曰：以當作不。故智慮不用而國治也。先慎曰：乾道本虛下有有力勞二字。虞文照

云：當作故智不勞。力不用。與元本不合。非是。

柱按老子所謂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者。謂欲民能如上章所言學不學也。卽大智而若愚者也。而韓子得之。則真以爲如商君之焚詩書。以愚黔首矣。故著五蠹。斥顯學。然其釋以智治國。國之賊。則由是可以知老子之真。蓋韓子所謂以智治國者。謂不以至公之大法。而以一人之私智也。由是可以知老子所謂以智治國者。亦謂不以至公之至道。而以一人之私智也。

##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莫能與之爭。

柱按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則不爭之爭。大矣。此豈韓子之所能知者哉。韓子五蠹篇曰。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此韓子貴爭之義也。

##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吾有三寶。吾原作我。今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爲原無事原作器。今從解老。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解老〕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

故曰慈故能勇。王先慎曰：傳本慈上有夫字。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顧廣圻曰：之下當有脫文。王先慎曰：此與上故謂之善攝生矣。句同一律，皆變文也。顧說非。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王先慎曰：大小當依上文作小大。理定而物

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

王先謙曰：後言者，牙諍而後制之也。

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

王先慎曰：有攝謀者，能決議於大庭。

故欲成方圓而隨

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

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  
王先謙曰：爲字衍，謂爲一。故曰：上各本有是以二。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謂下不當更有爲字。字。依王先慎說刪。

器。韓子自作事。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戰作陣。與各本全異。王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先慎曰：傳本勝作正。案王注相慈而不達於戰故勝也。是時晉本作勝。傳本誤。於當作以。慈字。運。老子慈上有夫子。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顧廣圻曰：德經六十七章云：子所引有不。生心也。王先謙曰：有善心。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王先謙曰：盡下之字訓爲徂。天下之同。今未詳。故天救而生之。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遺皆往生於其心。是以慈衛之也。

### 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原無之字也。字。依喻老增。以其不病。不病原作病。依喻老改。是以無病也。無

作不無也字。今依喻老。

〔喻老〕越王之霸也不病宦。王先慎曰。宦趙本作官。誤。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之字。傳本有。與此合。皆無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韓子曰。不病。是以無病也。傳本作是以不吾病。今德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王先慎曰。此謂不以爲病。故能除病。

## 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柱按老子云：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此真老子深知治要之語。夫刑罰所以使人畏，及其濫用刑罰，則民不勝其畏，而不畏之心起矣。民不畏刑罰，則刑罰之作用不在民而在政府矣。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惜乎法家不足識此也。

##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 七十四章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柱按參考七十二條。

##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求其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柱按此亦老子用反之道。上食稅多則民饑。然則欲民之不饑。先在上食稅之少矣。上有爲故民難治。然則欲民易治。先在上之無爲矣。上求生之厚則民輕死。然則欲民之不輕死。先在上求生之不厚矣。法家爲治多責於民而罕求之於上。故未爲知本也。

##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柱按於此章可以知老子所謂柔弱之義矣。以生之柔弱。與死之堅強相較。則老子所謂柔弱者能屈申變化者之謂。而剛強者則不能屈申變化者之謂也。法家知進而不知退。似不足以知此。

###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欲不見賢。

### 七十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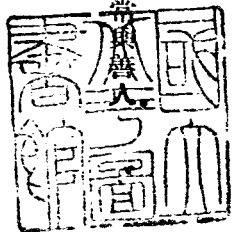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



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七日

南格呈繳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命(2144)

老子韓氏說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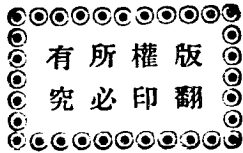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陳柱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版權所必究  
翻印必究

K  
752960  
(3)

10  
152/40

1  
4

